

往事如昨

第一次吃螃蟹

戴发利



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，月光星辉，银亮如水，洒在一条崎岖绵延的山路上。一个瘦高的身影，正起劲地蹬着自行车，披着夜色匆匆赶回自己家所在的小山村。

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，当时在家乡的镇办工厂里“跑供销”。夜里，他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在工厂下了汽车，立即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回家。

他如此着急，是因为随身携带一个沉甸甸的提包，包里有四只螃蟹，是返程途中在城里买的。家里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，他知道，自己的儿子从未吃过螃蟹。他要趁着螃蟹短暂的新鲜，赶紧让家里人吃上。

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螃蟹。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个夜晚，八岁左右的我和弟弟，在睡梦中被叫醒，迷迷糊糊地起来吃了螃蟹。

若干年以后，在一次初中语文课堂上，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“荔枝”故事。他抑扬顿挫地读诵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然后又一脸惊讶、表情丰富地说，为了让南方的新鲜荔枝及时运到长安，那快马加鞭呀，一个驿站又一个驿站地接力狂奔……

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夜晚在乡间路上使劲蹬自行车的父亲，他一定是汗流浃背的……

二

那天晚上之前，我只听说过螃蟹，或是在图画书上见到过。

小时候，我在大山下的小村庄生活，村庄离大海边有四十多公里。现在看四十公里不远，但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，大海对我来说是非常遥远的地方，宛如天边。县城在大海边，而我生活的三里五村，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到过县城、没见过大海。我第一次去县城，也是上了初中以后，十多岁了，才在县城看到了现实中的楼房林立、车水马龙。

没有现在的冷链物流运输，村里经年累月见不到新鲜的海鲜产品，只是在年底，会有一辆大货车拉着用大粗盐粒腌制的半干半湿的咸鲅鱼、咸鲐鱼、小咸鱼干，还有大桶的虾酱、用细绳捆扎的长满白绒的晒干的海带到村里来卖。

整车海货散发着发酵后挥发出的氨水味，一阵一阵刺鼻。鲅鱼、鲐鱼肚子上的肉质都是存放数月后呈现出的粉红色。这是村里每年春节前的一次很重要、很热闹的采买办置活动，家家户户男女主人都拥挤在车厢周围，挑来捡去，借这个机会尽量多买一些，既可以过年自家吃，也可以招待亲戚。过年吃不完，腌制的东西轻易也不会坏掉，第二年还可以继续吃。

如今，我在海边生活了三十多年，看惯了市场上品种多到数不过来的各种鱼虾蟹贝。新鲜的海货，有在货台上活蹦乱跳的，有在玻璃缸里悠哉着或游或卧的，有直挺挺地躺在冒着寒气的冰块上的。还可以到海边渔码头等着渔船到岸，刚从海里捕捞上的海货，从船舱里倾泻而出，在码头上成箱成堆地摆放着，闪着光泽、滴着水珠、吐着泡沫，海鲜的生猛之气扑面而来。喜欢什么，直接买回去下锅，新鲜度最佳。有鳞的、无鳞的；软体的、带壳的；清蒸的、红烧的、炖汤的、生吃的、包饺子的，它们叫什么名、有什么特点、什么季节最鲜

最肥、怎么做、如何吃，我都很熟悉。而小时候在村里，我只知道那些腌制的咸鱼，其他海鲜一概都不认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春风浩荡，家乡办了一家乡镇企业——农业机械厂，生产铸铁阀门管件等产品，父亲在工厂里“跑供销”，常年外出联系客户、销售产品、安排发货。那时父亲刚三十岁出头。

父亲年少时家境困难，初中毕业就回村里干农活，在集体生产队里挣工分，后又学了裁缝手艺，在村里、镇上成立的缝纫组做衣服。他做衣服小有名气，因为聪明好学、头脑灵活、手脚勤快，被镇上安排去农业机械厂“跑供销”。

跑供销，不仅有一份固定工资，如果任务完成得好，还有额外奖励。虽然这个工作需要常年出差在外，但收入高，父亲不辞辛苦、充满热情、尽心尽力地干起来。

而且，他特别乐意出远差，路越远、时间越长越高兴，哪怕一出去就是几十天、一两个月也没问题。因为这样不仅业绩好，还可以拿到很可观的出差补助。比如，长途乘绿皮火车，不管多远、几天几夜，他都坐硬座，省下硬卧票的差价；带上一大兜干粮、咸菜，省下去饭店吃饭的钱；住宿找最便宜的多人间合住，借乘车船的时间差在火车站、客运船港大厅凑合住一晚。出差一趟回来后，省下的这些支出，工厂都能按财务标准补给他钱。

出差在外，虽然这样辛苦和省钱，但父亲一定要给母亲、我和弟弟带礼物回来。他长途出差回来，就是我们全家特别开心的时候。母亲在厨房做着饭，父亲从“人造革”提包里一件一件地往外拿礼物，有衣服、土特产、玩具、书、零食，我和弟弟总是会欢呼雀跃一番。母亲在厨房里欢快地忙活着，笑意止不住地洋溢在脸上……

三

父亲提着出差刚买回来的螃蟹，抑制不住心急，骑着自行车“呼呼”地蹬了好远的山路，火速回到村里，着急地“砰砰”敲门。母亲已经睡着，惊醒后赶紧起身开门。父亲进家后把沉甸甸的提包往桌子一放，对母亲说：“快，快，叫他兄弟俩起来，看我带什么回来了！”

只见父亲从提包里掏出四只大螃蟹，在灯光下泛着亮晶晶的光泽。他对母亲说：“我这次出差回来的路上，在城里买到螃蟹了，现在赶快煮了，让他俩起来吃，明天就不新鲜了！”

于是，母亲去灶台烧火煮螃蟹，父亲迫不及待地把熟睡中的我和弟弟叫起来。我俩蒙眬着双眼，打着呵欠，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。父亲得意洋洋、笑呵呵地说：“我带回来了螃蟹，今晚让你俩吃个够！”我俩看到了锅里的螃蟹，兴奋地哇哇叫了起来。

深更半夜，万籁俱寂，小山村里黑漆漆一片。我家屋頂的烟囱里却冒出了缕缕炊烟，袅袅飘荡在星空之下。

屋内，灯火温暖明亮，我

和弟弟捧着螃蟹，大口地啃着。四只螃蟹，我俩每人两只。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俩狼吞虎咽地吃螃蟹，又对母亲说：“你帮他俩吃几口，他俩吃不完这些。”母亲说：“让他俩吃吧，我不愿吃蟹子，剥来剥去太费劲了。”

我俩风卷残云地吃完，母亲才把桌子上剩下的残渣又一点点全部放进嘴里“咂”了一遍，她说怕吃不干净浪费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吃螃蟹，对我来说，是喜从天降。可惜的是，半夜睡得不知东西南北、哈欠连天，加上手忙脚乱，也不知道咋个吃法，连吃带浪费，两个螃蟹稀里糊涂地下了肚，吃完接着又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醒来，包括后来很长时间，我都在一个劲地咂摸着嘴，努力回忆螃蟹的味道。那味道，一会儿清晰，一会儿模糊，吃螃蟹的情景也感觉一会儿真实，一会儿虚幻。

孔子说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而我，当时大概三个月都在边咽口水边回忆螃蟹的味道，或许是后悔当时吃得太快、太潦草，没能好好享受一下滋味。

四

在后来成长的岁月中，终于有一天，我恍然大悟，母亲不是不愿吃螃蟹，而是不舍得自己吃。一时间，我难以言说自己的心情，眼前晃动着父亲深夜带着螃蟹在乡间路上骑着自行车往回赶，母亲在灶台烧火煮螃蟹的身影，那缕夜空中飘荡在我家房顶的炊烟，在我的心中一直未曾散去。

后来，我又明白了，父亲出差回来，因他为全家人带回了礼物，带回了我和弟弟未曾见过的螃蟹而高兴——母亲高兴的却是：父亲长途奔波，回家了。

父亲常年出差的时候，我和弟弟还小，母亲晚上在家害怕，村里一些姐妹便来家里陪她作伴，唠家常，做一种叫“勾花边”的针织手工活，就是那种为外贸出口加工床单、餐布、沙发套的蕾丝花边，挣一些零花钱。

一天晚上，有个姐妹打开抽屉拿针头线脑，发现了一封

信，便好奇着打开了。一看，是父亲在外出差时写给母亲的，她当众大声念了起来：“亲爱的桂琴（母亲的名字——作者注），我现在来到了新疆，你和孩子都好吧，我非常想念你们……”满屋人先是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起来，前仰后合。那个年代，男女间说一声“亲爱的”“我想你”可是要羞煞人的。

母亲的脸唰地红了，又急又羞又恼，从炕上一跃而起，扑过去抢信，念信的姐妹又跑又躲，满屋的人笑得直不起腰来，乱作一团……

今天，在诸多海鲜中，我认为螃蟹不是饱腹的，而是以闲适的心情、精巧的吃法，不紧不慢、从容地让味蕾享受鲜美之味的。

遗憾的是，我第一次吃螃蟹，没达到这种境界。

但是，我却享受到了父母之爱、家庭之爱。这种爱，让螃蟹的美味不再重要，也让世界上任何美味都黯然失色。